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辨疑卷三 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辨疑卷三

宋 蕭楚 撰

石鷁辨

孔子本準魯史兼采諸國之志而作春秋著王道失政馴致禍亂而譏切當世故簡其辭微其旨筆則筆削則削以成一經之訓非止盡依用舊史事辭也其大畧猶見于傳記據家語孔子讀晋志見董狐書趙宣子弒君

事曰惜也出竟乃免原註時趙穿弒君宣子出奔不越境而返故家語左氏皆載孔子歎惜之言然皆未明孔子之心也凡春秋書某人弒君非書其親刲刃者書其為首者耳大臣之作逆亦未必自手刃必有為之使者若後世梁冀司馬之徒皆弒君之賊豈自手刃哉此必宣子有弒逆之謀而趙穿為之使耳故董狐從而書之孔子又從而書之得其詳也不然豈可以大逆之事加于平人乎宣子在當時號賢大夫故孔子歎惜云云蓋辭孫以避謗而已非實賢之也人固有容止賢也平居所為賢也及臨利害之勢不能守節而甚者為梟為獍蓋多有之趙盾之徒是也作凖記不能稽仲尼之心而失其詳後之學者則又曰趙盾實不弒君其失益遠矣今春秋亦書趙盾弒其君是則孔子依晉史所誌而筆之也又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曰賢哉楚王

輕千乘之國而重叔時一言之信今春秋止書丁亥楚子入陳不載叔時之語是則孔子因楚史所誌而削之也原註所謂讀史理必楚國之史若魯春秋不應載楚國之事如此之詳備又曰晉文公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今春秋止書天王狩于河陽公朝于王所無諸侯朝王事國語稱臧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而春秋書臧孫辰告糴于齊不言如亦不言圭磬詩云衛爲狄所滅齊桓公攘夷狄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春秋止書

狄入衛不言齊侯封衛書城楚丘亦不言衛徙書序曰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春秋書晉人及姜戎敗秦師左氏載衛甯殖曰吾得罪于聖人悔之無及名藏在諸侯之策曰衛甯殖孫林父出其君而春秋無書逐君之臣者推此質之則知仲尼于春秋有筆有削以成一經之訓非止盡依用舊史事迹辭語明矣是春秋之辭聖人之辭也經書云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歐陽永叔以六鷁石五名數先後之書之不同皆

無意義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鸜鵒來巢不書幾鸜鵒豈仲尼獨謹于記石鷁而忽于麟鸜鵒乎聖人記災異著謹戒而已何必謹于名數此說非深達春秋者也且既曰孔子筆削矣（原註永叔亦云筆則筆削則削）使舊史所誌如此而無意義自當削之何必留此以惑後人且既筆之則是有其旨矣六經惟易春秋出于聖人手而春秋紀事不尚文其辭尤簡嚴有法一字重輕先後不妄下如星隕霜而復乃復之類是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子

遂如齊至黄乃復彼二子之廢君命則同也然乃者而之難辭（案而之難辭原本作而難之辭今改正）故教書而復下書其奔遂書乃復下書其卒則知教以姦無故棄命遂以病不得已而後返則其罪亦有間矣所謂一字重輕不妄下有如此自上而落謂之隕星霜皆隕而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隕後言霜星麗于天見隕則知之故指言星隕所謂一字先後不妄下有如此其書災異事亦各有旨故日曰有食之不名其食者不得而知也（原注傳曰欲然不見

壞有食之者于郊牛曰鼷鼠食名其食者可得而知也螽螟不言有者常物也以其為害故出則名之原註書曰螽斯而已蜚蜮曰有非常物也原註有蜚有蜮有則為非常非常者謂非常則異也麋先言多蝝後言生者原註多麋蝝生蝝害物之蟲不宜生故直名其生曰蝝生也麋者所有也原註澤之常物多則異常抑或為害以多目之曰多麋也猶之大水大雪皆以大然後為害故以大目之曰大水大雪也獨桓八年案八年原本作三年據經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則三字為誤今改正雨雪不言大者十

月令之八月誌其異常也原註不為災害則不書也然則曰多者不宜多曰生者不宜生蝝生雖在冬時不傷禾稼然而害于蔬者民之食也傳曰蔬不熟謂之饉故春秋誌之亦憂民也説者皆云蝝生幸其不為災非也不為災則春秋不書曰有者不宜有曰大者不宜大故不特書名而已原註必言有言多言生異于螽螟止書名而已鸜鵒曰有來巢鸜鵒者他方為常禽本非巢育于魯為無原註傳曰鸜鵒不踰濟故書有書來原註來者自外而來也書巢也如此則名以隕然後知其石見數

故曰隕石五鷁先目其數然後知其鷁之退飛故曰六鷁退飛春秋書法當然也二者常物不可言有惟隕退飛為非常並數誌之此記異也不可與麟鸜鵒同而論麟非常物鸜鵒魯之所無其有來狩獲則異矣蓋歐陽子抑未達災異二事聖人于春秋紀災異紀災重其為害于民示後世之憂民也紀異著人道失政而兆禍亂所以警訓于世非是二者不登于冊故月食之變未嘗一書以其常事非災非異也凡書螽螟水旱蝝生之類

紀災也書日星之變地震山崩隕石鷁退之數鸜鵒有來巢與夫西狩獲麟者紀異也異之小可容或無應然禍亂之來其兆未有不先見者故聖人謹于紀異將使智者觀焉則自得之矣聖人作春秋以待後之君子故辭簡旨微非若五經文理成誦童蒙可肄也則其所書豈止徒為勸戒而已矣歐陽子又曰孔子仕于魯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魯史自隱公至于獲麟遂删修之始終無義其說愈為無據矣案傳孔子自衛反魯在

哀十一年至十四年始獲麟使孔子家藏舊魯史孔子歸得之則所書不及麟若曰得史于國則國史固有掌之者無緣獨得其殘編斷簡理必取之于國若曰獲麟之日適孔子取國史修之則春秋編年盡以誌夏秋冬首月以備四時不爾則盡于十三年可矣何必絕筆于獲麟之一句如此則謂得魯史于獲麟者其說為無據矣魯之先代不經秦火亦無衛國狄人之難故都朝市典章文物仍存不應史獨遺如此則謂得魯史止起于

隱公者其説為無據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如此則謂春秋始之無義不可也案經曰狩不言所獲惟西狩獲麟其年止書此一事如此則謂終之無義為不可也雖然歐陽子之學抑二三矣既曰得魯史始于隱公又曰黍離不復雅孔子修春秋既曰紀災異著勸戒而已又推陰陽五行以論災異曰孔子得書自堯典至于秦誓又曰斷堯迄秦秦誓十有一年則曰武王即位十有一年（案武王原本作我王誤今改正）又曰文王

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是徒肆一時强辯以屈服學者之口亦竟無的論也唐韓退之作獲麟解以麟為不可知又出非其時意謂非王者之瑞乃聖人不祥之兆不欲負其說以較異前人故微其辭永叔因此遂又曰無義是又未善讀退之之書退之之意亦謹矣大儒先生世所信仰吾恐後進借此而誣聖經故特為之辨

諱辨原註襄公十年諸侯會吴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今滅項不言遂知其諱文也

諱者何不斥言也避其名而孫其辭以盡愛敬之道也為尊者諱何王師不書戰天王不言奔衛朔不稱諸侯納是也為親者諱何魯君見弒不曰弒夫人見殺不曰殺出奔曰孫戰不言敗之類是也為賢者諱何曰非以其賢而諱之將以成其義原注直書之則對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此仲尼撥亂救荒之志也滅項不言遂踐土之盟不書天王是也春秋其事齊桓晉文故聖人書二侯之事有為之孫避不斥言者有微旨也僖十七年齊人徐人

伐英氏夏滅項滅者齊也不書夏遂滅項者不斥言也不斥言也者有微旨也齊桓之功著矣齊桓之事終矣原註冬齊桓卒而又昧此一舉故聖人于此不斥著其惡而爲之有孫避之文者以其有衛中國之功且示善善樂其終也嗚呼非實爲齊桓諱也欲後人覩聖人于此有孫避之辭以見不善焉而爲善者勉之令終也僖二十八年踐土之盟晉侯致天王而下盟諸侯此晉之不正也今列書諸侯盟于踐土次書公朝于王所若王不在踐

土然者不斥言也所以不斥著晉文之惡而為之有孫避之文者予其有一羣后禦四夷之功也嗚呼非實為晉文諱也欲後之覩聖人于此有孫避之詞以見不正焉而欲有為者勉以從正也所謂成其義全其功以垂訓後世也春秋為賢者諱特此二處其說可通然文微而實不没也公穀稱為賢者諱不一穀梁又云為尊者諱恥為親者諱疾桊春秋為尊親諱亦各隨其事有可斥言者非為定其恥與病然後諱也又云為賢者諱過

案爲賢者下原本脫諱字今增入

其說皆非也齊桓晉文之爲賢特賢于春秋之諸侯耳仲尼于此二人之事有爲之孫避不斥言者非其賢也將以示天下後世之法也故其爲之諱者特微其文而不没其實也如上書齊人徐人伐英氏次書夏滅項中間無别事齊項之實亦不没矣如上既列諸侯盟于踐土次書陳侯如會次書公朝于王所又上既列諸侯會于温次書天王狩于河陽次書公朝于王所則晉文致天王之實亦不没矣故春秋所諱非

没其實也特不斥言之耳先儒以為賢者諱攻二傳之妄亦未之盡特不可一一從其說而已

遂事辨

聖人之于臣子有責其守經事者有予其適變事者責其守經事者嚴上下之分也予其適變事者通一時之權也不通其權則持祿之人畏事偷脫或為國媒患而招後悔者不嚴其分則好名之人要功生事或至亂國之大常是以聖人兩通其情以示天下後世使為臣子

者度義而後行不敢安作也故春秋書遂事有予之者罪之者曰遂城虎牢遂伐楚之類予之也遂逆王后遂滅偪陽之類皆罪之也原註滙淵之會虎牢之役皆大夫之事而滙淵之會諸侯大夫皆貶書人而虎牢無貶文則知其予也凡書遂以經文質之則聖人褒功貶罪之意自可見矣如齊自即位至僖之元年凡會遇盟總十有三皆書爵舉兵者十有四皆書人至侵蔡伐楚始書其爵較之前者書人則知其予之矣以其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始著故也

不書諸侯恩惠辨

王天下者大柄有二曰威曰福二柄舉則天下治矣一

有失焉不以淪亡則以敗亂下或擅之小則以霸大則以王是二者王人操之俱不可失然威之為用足以制人而已王政之末也足以得人者必資之于福福者積微以為用以晦而彰以柔而强及其至也威不足以言之是王道之本也何謂福恩惠是也何謂威甲兵是也以討有罪以詰邦國以威天下莫大于甲兵而甲兵之事以衆齊衆或叛貳則雖有知勇蓋世不能以獨勝是用之者必有道也故曰王政之末也至于恩惠所在人

懐而歸之雖行之以無心而歸之者必以誠人誠而歸之則為之服勞為之犯難將惟其指顧而奔走之大夫得此必至變家而為國諸侯得此必至變國而為天下則雖有甲兵之利莫之能制之矣此之謂以柔而強矧人歸之則天從之猶影響之必效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以晦而彰故曰王道之本也較斯二者如不得已失威猶可也福去則本亡猶能以獨存者未之有也故先王經世有賜諸侯弓矢得專征伐

之威未嘗偶予臣下得私恩惠之福誠知威之為末猶可以分人福之為本獨操之不可失也故禮家施不及國者不予大夫得作福于國也詩戒諸侯專封者原註詩曰無封靡于爾邦齊桓之盟亦曰無有封而不告則周制不與列國專封可知矣不予有國者得作福于天下也周官凡施惠必以王命而誦王志者班行邦國之間皆深慮威柄下移民不有王强侯大夫乘之以軋已故設官播告防禍于微如此豈非福者不可失邪春秋間有執人之君已而釋之者滅人之國已而

復之者以一時論之似無害于王然力能執人之君滅人之國威亦大矣釋而不殺若復畀其人民社稷恵亦厚矣有威可畏有恵可懐商紂之時此文王所以造周也若夫姦雄乗之必至吞弱兼小雖無商紂猶將睥睨神器故仲尼書執人之君滅人之國者著其無王罪之也至于釋而不殺復畀其人民社稷則皆不書者示不予邦君作福于天下也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王之一柄去矣若諸侯推恩布恵于天下從而書之則威福二

柄皆出于下王道于是絶矣尚何以訓況福者王道之本本存則王道可以興本去雖威存亦終必亡而已況威已去王室邪故不書于經存王道也夫宋之公子鮑施得衆遂以弑其君而簒國齊之田氏厚施得民卒之以傾齊二者皆以不義行惠猶克享其南面之貴況以德行惠者乎傳曰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其失也以不仁又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則知王之存亡實在于福威亦末矣且周室東遷威柄下移雖

終不振而天下共尊而上之如衣裳之有冠冕子孫據位保族猶歷世數十誠以文武之澤洽于人心者未忘王之威靈未盡喪故也至秦以干戈合天下一户尺土不以分子弟功臣其强至大而二世遂亡惟恩惠不施人心去而天命不佑故也由是論之福亡者雖强如秦不足以救亡福存者雖弱如周猶足以自存則王之存亡在福威之為末可知矣是以春秋具載列國擅兵以相攻奪至恩惠之事諸侯擅之雖未足以傾周皆削而

不書其意亦曰威者末也雖去王室足以啓亂未足以遽亡猶可言也故書之以見其亂福者本也本亡則亡無可言也故不書以示其存冀後之君子觀其所書而知天下之所以亂索其所不書而知王之所以存知其所以亂則知其治矣知其所以存則知其亡矣知治知亂知存知亡先王獨立于天下以此也居治而不知其亂居存而不知其亡此後世所以失天下也春秋具其義所以訓也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

辨此之謂也或問曰齊桓存三亡國而封衛之功尤為彰著衛人欲厚報之至形于篇詠當時歸其仁而遠人自是嚮慕江人黃人來會于貫澤是也厥後義士以為膾炙談于暴君之前班班見于傳記則是通天下皆以為善矣觀木瓜之什列於國風則是聖人亦以為善矣于春秋獨沒其事實何也曰夫存亡繼絕建邦開國正所謂作天下之福王人秉此以懐人心以永天命不可失者也王者在上天下之福已歸于方面之君尚何以

為王此所謂不可言也仲尼不書于經俾讀春秋者如無其事焉所以示王道之存也若直書曰狄人滅衛齊侯封衛于楚丘則為無王矣後世徒知其善而慕之幸而遇如周室民未忘德而有齊桓猶可言也一不及焉天下去矣如此亦非春秋所以垂訓之義何以為春秋諸儒至此紛紜其論蓋不知聖人于春秋有不書以見義者亦不止此凡當書而不書者則各有義也

原註　齊桓城邢城緣陵皆率諸侯以往而二國亦未滅此正方伯救患之義故仲尼書于經善之也至于衛已滅于狄及得再

建宗社止出于齊桓夫居諸侯之地而擅王之權至此所謂陰疑于陽不可言矣為王而失其權至此亦不可言矣故聖筆不書于經如楚之封魚石吳之封慶封楚平之封陳蔡之類皆不直書于經其義亦如此

或問曰春秋常事不書爾又曰不書以成其義如此不書則亦有非常事焉不書一也常與非常又何以辨曰子謂春秋何為而作也夫春秋聖人遭亂而道不行假之空言以遂其志之書也周道壞于幽厲及平王即位大政大法所以統釐邦國綱紀天下者皆諸侯擅行之所謂無王莫能相一竟相傾奪極于定哀之際夷夏交亂

大者慮敵小者慮滅無復寧國周室之在其間僅守位號如爝火之將晨一噓可滅矣然而先王㖉蕭之澤行葦之仁漸民被世之深亂侯賊國將欲犯上則慮天下唱義合以害已逆謀未出諸口氣已索矣此豈天命未去實人心未忘爾周之王業基本之固如此自平而降卒不能反之于正者非特威權之去而已抑亦王自無以王非天下已無王也仲尼出承其後覩天下之政所以亂而無治周之基業所以存而未亡而無位以行其

志以治其亂故私竊春秋之載裁成其文以訓于後而是非予奪及乎當時不敢指斥于辭也于是有書不書

原註若周不書出示王者之無外也王師不書戰示王者之無敵也此之類皆存王法以垂于後世非為當時而言

有書而貶之者變文以書之者

原註若晉文召天王以盟諸侯則書天王狩之類是也

有譏其非先王之法而書之者

原註若求車求金之類皆譏其非先王之法而斂財之非制也仲尼于魯尚正假焉之名豈有天王至尊徵賦于下而謂之求則其譏可知矣

據先王之法書而正之者

原註若吳楚皆僭號稱王止書為子蓋夷雖大爵不過子先王之大訓也

凡此類皆擬議至理以成其訓莊子所謂議而

不辨孟子所謂竊取其義者如此聖人窮而在下之書言也聖人達而在上則舉是道施諸行事則設而為帝王之制言而為典誥訓命之文是非予奪著為刑賞禁令善善惡惡公于天下春秋無庸作矣豈謂春秋止擇事之非常者直誌于冊也哉

邾儀父辨 原註愚案經其後書邾子克卒則知儀父是字也

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儀父者何邾君之字也邾本附庸以其末王命故不得書子所以異乎五等諸侯

也以其君國故特書字所以異乎諸侯之大夫也未命而不書爵尊王也君國而書字尊君也春秋導名分之例也左氏曰貴之公羊曰褒之夫微國附庸之類朝覲不籍于國而王之爵命亦有未之及其交結大國至于刑牲歃血理宜有之且止邾魯二國私盟可知何功何善而可喜可褒況諸侯專盟始于此聖人獨先取貴于春秋乎必若以書字便為善則桓公及邾儀父盟于趡亦襃之美之邪此不攻而自破矣或曰儀父名也附庸

之君書名與郳黎來同若行父季孫行父皆古人名其說亦非也案春秋書字例有四天子大夫書字諸侯天子命大夫書字原註禮諸侯三卿皆命于天子周官所謂設其參是也此舉大國而言也次國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一卿春秋之初諸侯天子命大夫猶有見于經者爰伯原仲蔡叔之類是也附庸之君書字原註邾儀父蕭叔是也天子大夫天子命大夫書字尊王也附庸之君書字比天子食采大夫也原註食采大夫有王命而不得世附庸其地而無王命其勢等爾凡此典禮之常法也間又有褒之特書字者此聖人之筆也邾附庸之君最鉅者其後見

于盟會書邾子終于春秋非郳之比也原註邾人首與齊桓北杏之會又從齊宋同盟始書邾子克卒此必齊桓為之請命故得書子○案同盟原本誤作用賢攷經莊公十六年同盟于幽有齊侯宋公下文即書邾子克卒則用賢當是同盟之誤今改正郳以隘陋禮不足比之列國大夫止書名爾春秋正名定分必原于實非拘拘守先代一定之法蓋有從違焉以待後世知變之君子也是故杞夏禹之後初見于經書侯其後書子以杞用夏變夷不足于侯也吳楚自號稱王而經書子其意方以王法一天下不容有二王亦以二國皆夷不足

以王也古者四夷雖大爵不過子故皆以夷狄待之此正天下之大分也莊周曰春秋以道名分道者治之也原註治音持非姑循其虛名而已矣此邾郳皆附庸而書名書字異者春秋之法也原註周莊王弟子克字子儀楚鬭克字子儀則儀父邾克之字益信明矣

敗績辨

春秋書戰敗曰敗績何也曰績也績累以成功猶績然也原註如績麻績苧之類夫戰之勝也非一人一日之力至其敗

也亦非一人一日之不幸其所由者漸矣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偃于天下也故寓軍政于農講武事于田射御擊刺時練習之（原註四時皆教）甲冑器械歲校閱之（原註仲冬言大閱者凡兵事所用無不選閱）號令則素嚴誅賞則素信以征不仁以討不義然而猶且詢謀于學禱祀于廟候風雲之氣律軍旅之聲上順天之時下盡人之事故能一出攻則無前戰則必勝是其勝也豈一人一日之力猶績之成也故周官以戰功名多其敗亦非一人一日之不幸猶績

之壞也故春秋戰敗曰敗績冀後之君子覩此而知兵之不可不素治而圖戰勝者在于績微慎始也或曰戰敗而君死則先書師敗績後書君滅何也曰國以衆為體衆以君為元舉衆與君而喪之則社稷猶存者幸也故仲尼書某侯滅覩其文若自滅然所以警于世也示兵戎之不可易也

用致夫人用郊辨原註不言某氏貶也

用致夫人左氏以為哀姜而曰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

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案此四者特禮之常爾有一不備何礙致夫人主于廟乎如實適夫人歸寧而卒于途且不得入廟乎赴于同殯于廟祔于姑則生者之事如不備則為生者之失禮何妨于死者而不得入廟也哀姜薨稱夫人葬稱夫人是以夫人之喪治之矣以夫人之喪治之又奚至八年而後始致于廟也公羊謂公本取楚女為夫人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使為嫡茍以是致齊媵為夫人則齊强楚大我曷

敢廢楚女齊昌肯爲楚媵實我見脅于齊則廟見而夫人之足矣又何用禘以致之必不然矣穀梁説以爲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斯得其實禮妾嫁不廟見祭不酌樽僖公既君尊母爲夫人故特禘太廟使之與祭是禘之設惟用以致夫人而已故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使其至也妾本無廟見于是始令與祭故書至言使其至亦足以見其不宜致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有庶子爲君爲其母緦者是妾不爲夫人明矣以妾

為夫人亂嫡庶之分壞風教之首故聖人去其姓氏以示貶焉先儒或以為君之妻因其至特設禘禮以為榮觀此亦非也果實時君之夫人則固當有見廟之禮特于禘為失正則當直書以示譏何貶夫人之甚也蓋以致者致其至也故有是說不知聖人以妾本不得與祭今始使之見廟承事故特書致若始至而見焉此微旨也嗚呼禘天子之禮也魯之有禘周公故也成王以是尊周公故獨得于周公廟而行之今雖行之于太廟實

特用之以致成風而已非因禘而致之也故書禘之名凡書祭名者亦譏其祭也僖公特設大祭用以致妾母惡抑甚矣又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案二傳皆曰用者不宜用其説是也然大意皆以九月失時故曰用郊則未達聖人之旨矣三月郊之時傳稱啓蟄而郊啓蟄夏之正月周之三月經無書三月郊者得時無譏也凡書四月五月皆失時矣奚獨至于九月而後書用郊譏失時也穀梁謂夏之始可以承春則四月事也五月則

不可則經書五月辛丑郊何以不言用索其微㫖必成公因事特行郊禮故曰用以見其不宜用也夫郊所以事天也其行有常時其配有常尊于是祈農而已豈可因他事而特用之故知此不特譏其非時深惡其無故而用也原註如前代秦符堅因王猛疾病特為覩祈南北郊之比

大雩辨

雩者祈雨之祭建巳月之常祀經無書六月雩者常事合禮則不書也旱則又用之故經書雩皆建午建申之

月庸知其旱而祭也旱則雩禮也何以書曰大雩非禮也禮天子雩于上帝諸侯雩于山川百神魯諸侯雩于上帝僭也故書曰大譏其僭也原註言用其大者則知其僭矣或曰雩者勤民之事稱大者國徧雩著時君有恤民之意但書旱不雨而不書雩則見天雖降災為國者不能為民祈澤此二者直書而善惡自辨非也十二公之中賢者惟僖公一人而已爾僖公之時書大旱者一不雨者三雩則兩而已豈僖公者如是不恤民哉或曰何以必其雩

上帝哉曰魯郊用辛日經書上辛大雩則知其雩帝矣春秋于魯惡雖為之諱必使有見焉是以夫人出例不書至而一書其至者庸見文公不能防閑夫人以正家也世子生未常書而一書子同生不言世者庸見桓公篡逆當絶也雩帝不可直言而書上辛者庸見其僭天子也原註雩未嘗日所以書上辛者以見用辛則知其僭左曰龍見而雩原註周之六月夏為四月知其為常祀不知其旱而又用也穀梁曰雩得雨曰雩知其為旱祭不知其為常祀也至于稱大三家無

聞焉未盡春秋之義也夫禮者辨上下定民志而止亂于微也然禮不徒行必待能者故足以止亂亦以啓亂為天子不能守其禮使諸侯得僭之是上下無辨民志無定則僭亂並生矣三代之王皆能謹于禮所以措天下于治也春秋經世以明先王之志故于禮之失正逾分者悉書譏之冀後之君子前知而謹于禮也原附註自夫禮至禮也一百一十四字先生後刪去

大夫伐沈救鄭辨

霸國大夫與諸大夫伐人自沈始原註文三年霸國大夫會大夫救人自救鄭始原註在文九年伐沈以其即夷救鄭則衛中國春秋皆貶書人何曰不予大夫得專也何謂不予曰舉兵伐人使之畏伏所謂威也率衆救人使免于難所謂福也威福人主之利器諸侯擅之則害于天下大夫擅之則害于國況大夫而擅作天下威福乎其後晉裂于六卿魯弱于三桓齊吞于田氏其禍兆于伐沈救鄭聖人見微知著故于此二役皆貶之所以示後世威

福不可移于下而杜禍于微也或曰政在大夫始于此乎曰前此于此特一貶耳或問前此之説曰齊桓次匡之歳此諸侯失政之兆也古者列國之兵諸侯率之以聽于天子大夫無得將兵者春秋之初政在諸侯列國之卿雖有將兵非其專也故外侵伐之類稱人稱師猶曰某國人某國師庸見權在諸侯也齊桓末年會諸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不能躬率諸侯救徐而使大夫將兵以往自是諸侯因而委重權于大夫聖人不予故再

書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凡會者外為主及者内為主其功罪善惡歸于主者次匡救徐皆齊桓之命而書我大夫及者如我主焉不予齊桓委兵權于大夫也至于伐沈救鄭諸侯之權盡去矣是以聖人譏失權在次匡之歲貶諸侯大夫專國于伐沈救鄭之時皆原其始也春秋之為書謹于别嫌明微者惡其似也桓文之霸聖人無直筆善之者惡其似王而終于傾王室也大夫救衛中國聖筆不予之者惡其似霸而實終于

傾諸侯也非其深足以知天下之幾其孰能與于此

夫人書至辨

啖子曰凡夫人初至者皆書告于廟也出姜不書至貶成禮于齊也孟子不書至恥娶同姓諱之也襄定哀三公不逆夫人故闕而不書其說非也案春秋書夫人至者三文姜穆姜齊姜也書夫人入者一哀姜是也文姜書至自齊譏其專聽桓公不能制也時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則夫人已見公而猶獨書至見夫人

不隨公而歸尊恣可知矣言自齊者不與齊侯送于讙也諸侯送女非禮況其妹乎胡銓附註銓案桓三年乃齊僖公送女十四年僖公方卒而襄公方即位此云送妹非也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魯桓之從文姜不如敝笱猶能制魚也則春秋之譏明矣穆姜至書公子遂以者見宣公不親逆也齊姜至書叔孫僑如以者見成公不親逆也言以不當以也夫人國君之配將以承宗廟治內政可不敬乎哀姜書入者譏莊公娶讎人之子薦獻于先君不惟忘孝抑非所以安神靈故曰

入穀梁曰入內不受言不當受也凡此皆失禮非正者如以告廟為是則此皆非正也若曰因其告廟故得書之以見其不正焉則夫人至禮無不告豈襄定哀三夫人皆不告廟謂三公不逆夫人則將娶于何也殊不知春秋之末作夫人內女事史悉誌之而自先王政絶男女不正夫婦道弊人倫日亂馴致大壞皆原于禮防之隳廢故仲尼作春秋于昏姻夫婦之際去其與常禮合而一一紀其失禮者原註經書昏姻夫人內女事凡數十皆非正示後世所

以致亂之由俾知謹禮峻防正家之道也其所書不繫告廟與否皆有旨也襄定哀之夫人不書者合常禮故也嗚呼男女夫婦人倫之本風化之始也正其本然後可以正其末況本不正也歟正其始然後可以正其終況始之不正歟

葬稱我君辨

趙子曰葬稱我君舉其謚也恐涉他國故稱我君其說非也薨書公薨葬舉謚曰葬某公原註文公桓公自然知是魯

君若他國則兼國號原註如莽鄭穆公有鄭字亦不俟我而爲之辨也所以稱我者用見其私謚不請命于周自我云爾謚號于成周爲賞罰勸懲之一法諸侯公卿有大功大德及大惡者乃特賜之不盡有也案史記世本厲王以前諸侯有謚者少春秋時諸侯始皆僭用之五等之君又皆謚公仲尼從而書之以見其非正不足以勸懲也其後大夫皆謚子荊楚之臣又僭稱公至于六國遞舉王號秦併天下以王爲不足稱遂兼皇帝之名焉本由天

子失禮馴致之獘也春秋初書諸國用兵見征伐不自天子出也書諸侯僭謚見禮不自天子出也書初獻六羽見樂不自天子出也此春秋所以始于隱也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獲麟而後諸夏遂微周室終于淪喪由四者之柄移于下也用知天下之治則道出于一春秋首王月繫諸侯行事譏其非禮違正正者示治道出于一也故曰撥亂返之正莫近乎

春秋惟定姒不言我小君者定非謚也定公之姒爾原註婦人以姓配夫稱如共姜雍姬之比襄公之母姒氏謚定不應定公妾母又謚定其證明矣原註姒氏卒不稱夫人蓋時遭定公之喪哀公未暇推尊母氏為夫人葬亦未暇其後配廟故書葬也原註非夫人不書卒葬此書著其後哀公推尊配廟議謚同夫人也

春秋辨疑卷三

春秋辨疑卷四

宋 蕭楚 撰

不書來辨

凡自内之外則曰如如者往彼也自外之内則曰來來者向我也辨内外之稱也其有當書來而不書者則各有義也單伯送王姬不書來者不予王使魯主婚于齊也原註單伯二傳以為魯臣而書逆攷之經傳則王臣也當以左氏為信別有論魯桓見殺于

齊乃邦國之大亂王不能討反使魯主婚爲王失政矣莊公慘然在衰絰之中不可以行吉禮況齊襄乃父之讎人乎夫忘父之讎非孝也王命失正而從焉非忠也故不予其來示魯不當受也所以譏王而勖忠孝之道焉耳書築王姬之館王姬歸于齊者見莊公之順非也陷王于不正而忘忠與孝之道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書來者不予王賵人之妾母也妾母稱夫人自成風始王不能正從而夫人禮之是亂天下嫡庶之分也故

不予其來爲非正也所以導後世嫡妾之分也其不言天王者譏王之不王不足以承天下而正天下也原註天王天子王別有論　或曰歸仲子之賵何以言來而書天王曰彼直賵妾耳不俟譏貶而義自見也原註仲子不稱夫人　聖人于春秋事有違禮失正于是有予奪之文裁成其義而不指斥之此孟子所謂竊取其義莊周所謂議而不辨也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不書來者無使來也原註齊國無使人來　案傳文公孫敖奔齊子惠叔繼主其後敖未復惠叔以爲請許

之將來而卒告喪請葬弗許齊人或為孟氏謀飾棺置魯界上下人以告惠叔猶毁以請許之如此非齊專使來也案經先年書敖卒于齊見魯不絶其為臣也原註春秋非大夫不書卒次年始書齊人歸敖喪見魯初不受其喪也生不絶其為臣死而不受其喪是無禮于舊臣也薄公族之恩虧仁孝之道陸子曰我大夫喪而使齊人歸之君臣之義闕惡可知矣况臣其子而不受其喪乎主書者專惡魯也齊人歸讙及闡不書來亦無使來也原註時哀公伐

郳子益來郳子齊甥為是取讙及闡公懼歸郳子于郳齊人乃令讙闡歸于我亦非專使來也所以書者惡魯廢置人之君惡齊擅予奪人之地皆王法所當誅也凡此不書來同而事類異則各有義杜預謂春秋不以錯文見義此真有左氏之癖爾未足與研仲尼之志也

子哀辨

宋子哀來奔或曰子宋姓哀名也案蔡公子履陳公子留皆國族出奔何以不繫姓而稱公子也用知子哀乃

字左氏得其旨當是時臣子貪權怙恃冒居寵利至傾家赤族相繼于時如公子哀亦可謂春秋之知幾者或曰宋公之子子同子糾之類亦非也子者對父之稱諸侯薨未葬嗣君稱子者以柩在猶如父存故曰子此對父之稱也子糾齊襄公之庶長襄公卒無正嫡位次當立故仲尼正名書曰子言其當繼父也原註諸侯庶子稱公子言先公之子糾當立故聖筆去公字止曰子以其繼父故也以糾繼父稱子則小白簒國殺兄之罪彰矣子同魯桓公之正嫡原註崇使桓公以太子之禮舉之史

必書世子孔子修春秋去其世字耳聖人以桓公弒兄竊國王法所誅絶故于同生不書世言不得繼世享國也止書子者所謂對父之稱也名曰有父之子爾非有國之子也春秋大逆内始于桓公聖人罪其首惡書之雖隱而顯使後世有攷然耳或曰稱子一也何以見其正與否曰齊襄既卒而糾書子焉則知其予也魯桓存而同書子焉則知其譏也原註同當稱世子糾當稱公子春秋紀事雖止一字而事類不同則各有旨故曰善惡不嫌同辭以美惡自辨也案辨原本

作辭今改正

地名不繫所屬之國辨原註若山屬晉而不言晉梁山

或曰春秋盟會戰敗之所與山崩麓崩直名其地不繫所屬之國何也原註若盟于某戰于某並不言某國之地曰示諸侯不得專其地諸侯受封邦畿等衰雖各有分域然而功罪之不齊先王于是有加地削地之法焉是邦國之地制在王也諸侯不得有也夫能制邦國之地然後能黜陟諸侯能黜陟諸侯然後制華夏于治平故春秋書地名不繫

于邦國言天下之地制歸于王也春秋書王月或王正月二月三月然後紀事然後紀諸侯行事示天下之事必統于王也天下之地制歸于王天下之事統歸于王而强侯暴國猶能跋扈作亂者未之有也周之失天下者反此故春秋具其文以告後也原註其繫本國而言如宋彭城鄭虎牢之類則各有義也

春秋字訓辨案辨原本作解是書前後篇目統名曰辨此處不應獨異今改從畫一

如之外也往彼也來之内也向我也獻薦上也呈也初

獻六羽薦于廟也來獻捷呈于我也錫上予下也畀與也非上非下也告謁也有所請也告于廟言謁廟也告羅于齊有所請也不言求假者貸財易之也原注告亦求丐之意羅言告者非直求丐于彼以財貨請之也國語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泛視之謂之觀審觀之謂之視原注視者觀之審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由所從出則有蹤跡故觀之而已所以測其意也故曰視揚子曰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其所以言者又其意之所指也春秋于朔曰視諸侯朝廟視朔然後聽其月之政欲其審故也子魚社曰觀言其觀覽而已修舊之謂新原註新延廄言修葺其舊致新而已無所增改故也創而為之之謂作原註

作僖主作丘甲之類始創爲之也新新作南門之類不獨修僖又增大其制度故曰新作譏其僭也

起而置之之謂立

原註茍錯于地謂之置起而置之之謂立煬宮武宮言立二主之宮除去也巳久今再興建不言作者以非本無始正創爲之也故皆曰立觀其文則知二宮既廢今又起置也如衛人立晉之類晉本庶子位卑下衛人尊之使在大位是亦起而置之之意故亦謂之立傳曰立者不宜立也謂非正嫡次當立者故于魯則曰即位即就之也言其次當立今正就位云爾內辭也

以此爲始之謂初

原註如初稅畝後世遂以爲常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則知所謂初者後世遂用之以此爲其始耳

求覓也平交之稱也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

原註經書求金求車之類譏王室取下之非制也邦畿則有經賦列國則有常貢非貢非賦而取焉是無法也故曰來求言來

見而已不以上下之辭稱之譏在王室也所以防後世之貪殘也家語季孫之宰曰君使求假于田孔子曰君有取于臣謂之取有與于臣謂之賜臣有取于君謂之假與于君謂之獻季孫遂命其宰曰自今君有取不得言假則知所謂求假非上取下之辭故曰譏在王室也

乞畀下以求之也重其事也尊彼之辭也 原註乞亦求也如乞盟乞師之類皆以其事為重故自畀下以求之自畀下之以尊彼欲必得故曰乞也

假者借也有還之辭也 原註許田曰假諱易地也諸侯之地皆王者所封而擅以與人是謂無王而行罪之大者故遯其辭曰假若曰權借之將復還我焉內辭也

用直用也以者其意也意所使也 原註以者用之意也如鄭伯以璧假許田謂鄭伯致示勤意在于假田非謂用璧換田也伐楚以救江時楚人圍江陽處父帥師伐楚冀楚還師而救楚而江

圍即解耳是其意在于救江也以楚師伐齊謂我無師親臨只使楚師伐之是楚師伐齊行我意耳非其自欲也如我自為領帥親臨行陣則當曰用如用牲用幣之類我直用之而已

得者偶得也獲者得之難也 原註鱗言獲狩而後得之也諸侯言獲戰敗然後得之也如此之類皆致力焉故曰得之難也寶玉大弓曰得者若偶得之云耳內辭也

暨者及之難辭也 原註及者以次及之暨者不得已而相及難辭也如宋公之弟辰暨仲佗出奔觀其文則知佗為辰所強率辰既叛凡為國惡又強率其大臣以出其心大矣故書暨用見其難所以甚辰之惡而罪佗之不能守正也于後又書宋公之弟辰及仲佗入于蕭以叛則以辰首惡次及仲佗耳

乃者而之難也 此一字難易之辨而罪之輕重可見矣

原註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其廢君命一也然書曰復不言所至于下書其奔則知

赦以姦無故廢君命也遂書乃復言至黃于下書卒則知遂以疾然後返非輒無故廢命者其罪亦有間矣曰中而克葬日下昃乃克葬其葬不以制同然至于日下昃乃成葬焉幾于不能襄事故曰乃克則葬之無備又甚矣公羊曰而難辭也謂文句將斷處則用而字飭而續之亦可謂難辭也乃難乎而其說是也

不者直不為也弗者不之有故之辭非直不可為也原注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非晉之力不能納以諸侯辭捷非世子故不成納也公追齊師至酅弗及者非直不可及畏不敢前酅齊地公不能謹邊候齊人來侵而不覺既去而後追之又深入其地始悟畏齊而不追齊大國使其兵衆未遠若邊鄙有伏能保其無危乎故書至某弗及所以譏公量敵之晚而示後世行師之不可輕易也若直不為之則曰不不告月不視朔之類是也

壞而撤之曰毀原注毀泉臺言壞而撤去之也壞音

怪

夷其險阻曰墮原註墮邱墮費謂摧毀其城塹險阻而平之也牆垣曰築原註築圍築邑之類謂止為其垣牆之衛而已耳有壘土曰築原註築臺之類壘土為之基也王姬之館曰築者古人為居室皆用土詩曰築室百堵王姬之館不惟有居室之制又在外則有垣牆之衛故總以築言之也城乘也高廣可乘守也原註凡城必高廣又有埤堄以敵守禦者故曰城言乘而可成守也槩經書城邢城杞城成周三者則國與京師非止為垣牆之衛而已則知所謂城者皆高廣可登守也又襄公時城費定公時南蒯以費叛于是墮費蓋其城阻可恃故家臣據之而叛若止垣牆又何墮之哉益知所謂城者皆可登守也左氏之説固不足取先儒駁之詳矣能勝之曰克上討下之辭也原註納捷菑于邾弗克納以我辭屈不能勝彼故不成納也克段于鄢能勝之也子曰我戰則

克易曰大師克相遇皆言能勝也揚子曰勝已之私之謂克

還旋也始離彼也復則反也原註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公至自晉則知言還者已離彼而未至國不至而復至河乃復皆未至彼而使返此耳還者旋意同轉也

殺戕刺弑皆殺也殘而殺之曰戕以法殺之曰刺原註魯殺大夫曰刺言用三刺之法内辭也

積習而至曰弑弑下殺上之辭也原註國語下虐上曰弑弑猶殺也言積習而為之易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所由來者漸矣夫為君為父尊親莫甚焉至于見殺其積習久矣故下殺上曰弑抑欲為君父者辨之于早可也

雖然是皆春秋之旨他經則泥矣原註書曰讓于稷契暨臯陶及臯陶爾無雖意也詩云弗躬弗親刺王不躬親爾非謂有故而不躬親也故曰他經則泥矣

王天子天王辨

王者大之稱自人而言之也（原註尚書緯曰帝者天號王者人稱）凡物于其類而大者人皆謂之王（原註鮪之大者曰王鮪蜉之大者曰王蜉）大父則曰王父天子者言繼天而為子至貴之稱此王天子名實之辨至于有諸侯之事或稱天子或稱王則各有旨槩覲禮諸侯至郊稱王命以勞之知其順命于王所則稱天子賜之舍戒之以率力乃事自是皆稱天子以禮之于其享乃稱王撫玉至其右袒右立告聽事則又稱

天子賜之蒐服命書饗禮推是論之稱王者以大臨諸侯也稱天子者以貴親諸侯也原註孟子曰親之欲其貴也以大臨之者威之也以貴親之者懷之也威德行則人畏慕人畏慕則姦宄不作先王所以能御天下者審于此書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凡此所稱乃其常也其曰天王者猶天之王至大之稱稱其至大則其威之亦大矣此其非常也案禮王崩告喪臨諸侯皆稱天王周官司服為天王斬衰春秋王崩亦書天王葢以大喪

之際嗣君之初君道未著人心未寧正危疑之機大姦之所伺乃非常之時于是大威武以防之此先王制禮之意也觀書康王即位公卿大臣皆執戎器周官王喪車皆設戈戟其嚴衛警守防禦如此則其張皇威武臨制天下從可知矣與夫臨諸侯乃巡守大明黜陟于是有奪爵者有削地者甚則誅其君滅其社稷抑非常時則其尚威武又可知矣

春秋統辨

守道之經而不觀時之會通者未足與議道執義之常而不度于事之機變者未足與言義之二者胥失也君子于此貴乎觀時會通而不拘于道之經度事機變而不牵于義之常故能因時秉理裁宜通變以濟當世自非其深足以通天下之權孰能與此者原附註自之二者至于此六十四言先生後删去此其說吾于春秋見之矣方天下之政王者之事諸侯無小大皆專而行之僭亂甚矣王綱既絶華夏浸微夷蠻張横恣取攫噬天下亂又甚矣而齊桓晉

文為盟為會于戰于伐使威信復申于列后内則同獎王室外則同捍四夷文武之祚振起于霣墜之辰衣冠之俗脫血于虎狼之口可不謂彼善于此者歟嗚呼前此有拒王命者有怒王而取其禾者有列陳與王戰者顧諸侯于王室何如哉魯衛望風畏楚俛首交好陳鄭曹蔡之君奔走不暇顧中國于四夷何如哉故仲尼于二霸之事猶徵文以錄之自諸侯失權而大夫專國命亂亦甚矣然亦猶有可見者是故圍彭城則為君討叛

臣城虎牢則捍楚安諸侯城杞有保弱之功城成周有尊王之義凡此猶可言也若澶淵之會諸大夫卒不歸宋財以彼視此不曰猶可言歟原註澶淵之會諸大夫稱人而虎牢之類大夫皆書姓名則澶淵之為貶可知矣當從左氏之說或者皆以微者非也豈此一國役諸國皆使微者

高子來盟魯君之位定華孫來盟而宋魯之好通屈完來盟而夷夏之兵息比當時獻璧馬之計以掩襲人國有如荀息者瀆齊盟食話言而姦時疲民以猾諸夏有如子反者若殺使者執行人以搆釁招禍者不猶愈乎趙鞅

之納蒯聵比趙盾之納捷菑則有間矣諸侯而廢置諸侯不可也況大夫乎然趙鞅之納正也故蒯聵稱世子而鞅無貶文趙盾之納不正也故捷菑不稱世子盾貶書人是則鞅之舉為猶可道盾之役為甚可惡也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與幸災而伐人之喪者有間矣大夫貪權怙恃冒居寵利至傾家赤族相繼于時若子哀不義宋公而去之豈非春秋之知幾者歟公子據邑皆叛與夫反國簒位天屬自相濺血亂虐被其黎元者相

望于世若紀季知國必亡以鄰入齊圖存宗祀不惟善于叛者可謂春秋之微子也（原註孔叢子曰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許叔以國無主入踐其位不折一矢不頓一刃再興宗祀克復舊物不惟善于篡者可謂春秋之少康也王室不可赴愬方伯連帥之職不修天下力大者敓兵強者殺小邦弱侯偪強大國之間竟與人民社稷俱滅比比而是若紀侯以齊見侵勢不能抗委宗祀于季杖策而去國可謂不以所養者害人亦僅乎太王之舉也驪姬禍

晉夏姬破陳文姜哀姜之亂魯杞姬蕩姬郜姬輩或來
朝其子或來求婦無父母而歸無媒聘而行其宣淫恣
放踰檢亂常遝遝如此天下之婦道喪矣如紀叔姬宋
共姬之守節義雖采蘩之夫人江漢之游女固無以加
況春秋之時乎卿大夫之弑其君者比肩接武則天下
之臣道喪矣如孔父仇牧荀息之死節于君者固不容
多數可不謂忠乎魯桓之弑隱叔段之謀鄭宋辰之據
蕭以叛蔡昭之賊其世子是為弟之道缺矣而叔肸非

宣公之簒逆終身不仕其朝以兄弟無絶理雖非之不去言其情足以明親親論其風足以愧殘賊豈惟取貴于春秋抑可勖後世之為弟者矣商臣蔡止之弑父是為子之道缺矣而申生不肯傷晉獻之意寧受驪姬之誣以死雖陷父于不義然非志于仁者能之乎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故書曰世子亦未失子可所以勖天下之為人子者矣原註凡見殺稱大夫明其未失大夫之道殺無罪也如有罪可殺則去大夫之號殺良霄是也是殺稱弟明其未失弟道若有罪可殺則去其弟之號鄭段是也申生稱世子明其未失

子道以甚晉侯之惡宋痤之見殺稱世子其義同也凡此皆聖人猶有取焉皆善之也傳曰春秋變周非變魯也通天下之變也說者曰春秋無褒錄諸侯大夫之僭亂皆罪之也或曰實褒二者皆過論也攷桓文之興異乎殷湯周文之德由百里而起之也地皆埒于王畿兵皆衆于王師而假尊周之名脅制羣后令孚禁止威加海内邦君朝貢莫或敢後雖無呑周之志而勢已疑于王矣其後大國力攻迭爭强雄至于嬴氏竟以詐力兼天下夫有桓文之志則為

霸無桓文之志則如賊為篡勢必然也故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蓋有見于此自政逮大夫之初也存弱護寡功繼于霸及其末則晉裂于三卿齊併于田氏魯殘于季孫易曰陰疑于陽必戰大夫疑于君者必至于奪國諸侯疑于王者必至于奪天下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其曰實褒者不為過歟然天下之行皆不善矣有近善者焉吾無以進之則貪惡者獲肆矣天下之事皆不正矣有近正者焉吾無以進之則敗常者

獲逞矣烏能撥亂而反之正哉其曰無褒者不為過歟若曰舉錄而罪之是又不聞仲尼為司寇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請止則捨之季孫聞而不說子曰不教民而殺之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犴獄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謂春秋所書皆著其罪是三軍大敗而斬犴獄不治而刑不教民而殺之乃季孫之聽訟耳烏得為孔子如曰罪不在民推是以稽仲尼之心諸侯爭霸由天

子之失道罪不在諸侯大夫專政由諸侯失道罪不在大夫從可知矣且春秋經世大訓果無輕重予奪于其間而一其責乃討罪之策書爾何得六于五經也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余竊曰春秋無正襃而所謂襃者特其彼善于此者一時之事聖人扶衰救世之權也知此始可與言春秋矣嗚呼大夫之事春秋無正襃矣非惟無正襃專政之初嘗貶之矣以是訓天下後世齊晉猶終以大夫之擅權喪其國況實襃之乎齊桓晉文無正襃

矣以是防天下後世猶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若曹瞞司馬之徒終于盜神器者況實褒之乎

春秋同號同辭辨原註此說惟春秋可通故為之辨

楚子吳子黜其僭也原註吳楚稱王蠻子潞子則非僭之謂也高子季子賢之也劉子單子則非賢之之謂也王之元士以下稱人列國微者亦曰人貶諸侯曰人許夷狄而進之亦曰人或予或否而同曰子曰人所謂賤貴不嫌同號有如此者同號指人而言也祭伯來不書使惡人

臣之私交也原註不言使某 高子屈完來盟不言使則予之矣齊侯葬紀伯姬所以惡齊而譏魯也穆姬共姬書葬則賢之矣凡聘著列國私交而不能勤王述職也而楚椒吳札來聘則善之矣歸善辭也而楚比鄭突書歸非善辭也入惡辭也而天王許叔書入又非惡也所謂美惡不嫌同辭有如此者同辭主事而言也

書滅辨上

春秋書滅者國覆而祀絶也凡直書滅者罪其來滅者

不罪其見滅者言其力屈而死故也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兩罪之隨敵人歸者亦然皆責其不死社稷也若自致可滅之道則與其文梁亡不書其主是也原註有書滅不書其主者夏滅項是也于肆辨陳滅後又書陳先儒說亦通此不辨庸知書滅者見其不當滅棄司馬九伐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春秋國滅者罪皆不及是而當時遺民舊俗未忘故國故仲尼欲興滅國繼絕世者酌當時天下之心也傳曰滅曰亡國之著辭以此或曰春秋既責君不能死社稷而紀侯

去國反不加罪又春秋之亂正以夷狄暴亂若諸侯有能覆而絶之與其種類自相滅亡乃中國之福亦豈是不當滅聖人亦欲其興也既曰自取滅者異其文而胡子沈子書其自滅何也若曰滅者皆覆國絶祀則胡沈鄫許再見于經非實絶者而四國皆書其滅何也曰春秋之為書通堯舜之道故有責其徇節死義者有予其不以物喪已而志于仁非拘拘于一王之法必死者為賢能也經凡書子書男者皆繫于五等侯國原註附庸未王命者

只書字

先王所爵命也受先王之爵命有民人社稷之責祖宗世守以至于己一旦不顧承籍任大而輒委之豈為人臣子之義使有國舉如是則王者天下將誰與守故春秋書國滅君奔者罪其不死社稷也原註敵人以歸者同義此之謂徇節死義責其徇節死義者所以勖後世之為臣子者知所守也古之聖人洗心于道存亡得喪融為一致雖據崇高大寶天下尊榮苟得其傳視棄如脫敝蹝者堯舜是也後世以社稷為重惟慮或失殺親屏族

謂之大義下及春秋之時奪國篡位骨肉自相剸刃使生靈膏血塗巉郊野比比而是至有父子稱兵如衛輒蒯聵曲士肆辯猶曰有義是豈復知有堯舜之心哉惟紀侯自計國弱不足以救亡而時無賢方伯可以控告不忍與臣民宗族俱斃俾季以酅入于齊存其宗社于是杖策而去之是亦知有貴于物者矣方之堯舜之舉雖不啻大明之蒿炬于春秋亦可謂幾于道矣故書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不反之辭善之也原註不言齊滅宗祀猶存

于鄫言大去者決去不反是去之大也決去不反則棄國矣而紀侯不名則知其善之者信矣此所謂不以物喪巳而志于仁予其不以物喪巳而志于仁者通堯舜之道杜千萬世之爭端也昔滕文公困于大國之間問計于孟子孟子對以太王去邠又曰効死不去請度于斯二者孟子學孔子夫豈無決然之策首鼠兩端抑通陳帝王之道原註帝堯舜也夫天無不覆也地無不載也帝王之德配天地仁民愛物無華夷之限篤近以及遠爾詎屑屑然務殘夷以肥華夏哉雅之六月采芑江

漢常武皆美周宣中興之詩于玁狁則曰伐于蠻夷則曰征而止未聞以滅之為是也高宗之于鬼方虞舜之于有苗亦曰征曰伐而止未聞以滅為是也詩序不云乎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使小雅之政興則無交侵之禍故春秋不專罪夷狄之暴蓋君子之端其本也夫五等侯國皆有軍制衆寡雖殊原註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各足以禦衛若師有出者有守者外或敗北内足以存縱敗而不亡此經國之大典也若軍竭國衆徇于危亡之事或

一敗塗地知社稷存者幾希矣故戊辰之役書胡子髡沈子逞滅者罪其禍國從人于死地也二國宗祀未絶而皆書自滅者所以警于世也原註胡沈二國再見于經故知未絶而書自滅者是自滅之道也二國不亡所謂幸君子不言幸故書滅冀後世睹此而知用兵之節也二侯書名若卒當名亦自有辨。案胡沈二國原本作胡沈二月今改正案經襄六年莒人滅鄫昭四年案取鄫係昭公四年原本脫昭字今增入又書取鄫原註相去幾三十年庸見前此鄫之復存也定公六年書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哀元年又書許男圍蔡案圍蔡原本作圍頓經哀公元年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

蔡削頓字為訛今改正庸見許之復存也夫鄫許二國既滅而再見是必莒鄭悔禍而反二國之君而聖筆不書其事者不予列侯得專廢置也不予列侯得專廢置者一天下威福之柄于王也原註能威之威亦大矣又再建立之此之謂作福王事也夫有天下者威福在手然後能用天下有一國者威福在手然後能用一國周室終于失天下由威福之柄下移于諸侯也諸侯終于失國由威福之柄下移于大夫也故春秋凡大義有害于王者皆不直書而微見旨焉作後王

之鑑也原註僖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經亦不書其事止書取須句罪之也亦以其義害于王所謂春秋貴義正如此類楚王復陳蔡二國亦不直書止以陳侯蔡侯自反國為文義亦如此然春秋有直書以著其罪有貶之以甚其惡者案齊于莊公十年滅譚稱師十三年滅遂稱人晉侯于宣十五年案宣公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原本誤作文十五年今改正滅赤狄潞氏稱師十六年滅赤狄甲氏案宣公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原本誤作甲人今改正稱人二侯在位三年間再滅人國惡可知矣故初皆稱師所謂直書以著其罪也皆稱人所謂貶之以甚其惡也原註春秋之貶皆于其甚者齊

晉大國滅人之國亦不用衆而書人者則知其貶也春秋之辭有微者稱人師少者稱人此二役有必非師少與微者又春秋自文公以前政在諸侯凡滅人之國書師書人者專罪諸侯也原註猶曰某國人某國事在諸侯文公而下則政在大夫凡滅人之國出于君志則書其君原註曰師曰人君之志也出于臣意則書其臣原註書某師師自襄六年書莒人滅鄫之後君書君臣書臣更無書人書師者庸見大夫張而擅權也春秋終于列侯失國由大夫之張也故聖人兩書之示世利器不可分于人也是故滅一也書不同如此者聖人之微旨也

書滅辨下

啖氏以為凡書見滅者皆罪之何待聖人不宏也桀當時見滅者皆小侯弱國雖或政亂失民以先王之道格之未在可滅之典原註周官曰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言行如鳥獸內外交亂則人道絕矣故滅之因其敗績而自絕故也非是則不滅況春秋以帝王之道經世豈輕絕人之後哉又曰國滅君奔者不名既書其滅罪自彰矣隨敵人歸者書名罪重于奔者既責其不死社稷又無興復之志位必絕也奔者不名位或未絕也原註奔者以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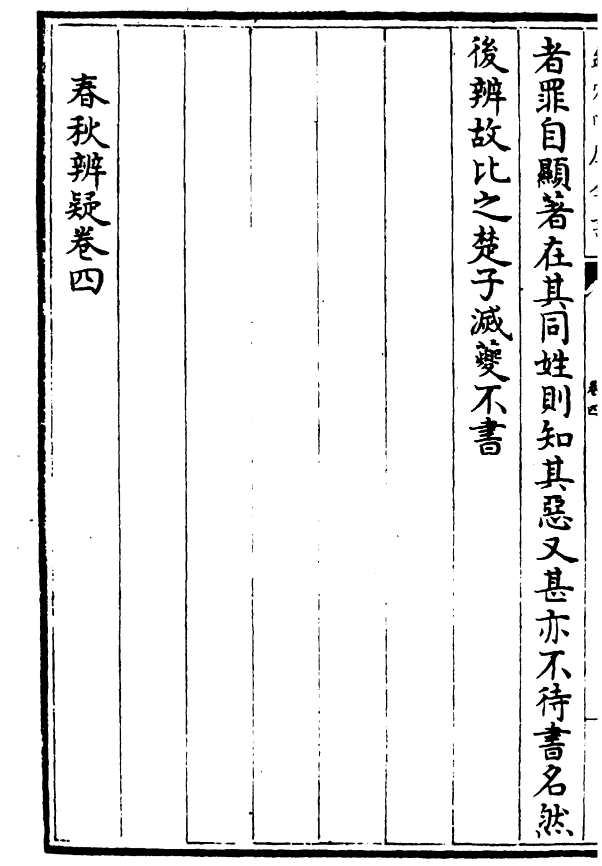
者俱是不為社稷死罪等爾如何更為輕重且小侯既為大國所虜執則族屬隨之何縁而圖興復聖人罪人豈如是不恕哉斯亦不攷于經之誤也蓋時無明王强侯呑滅小國以自封殖據當時奔執者豈有罪哉聖人之責之者示後世之法也知此始可與言春秋矣

案定六年案經定公六年鄭游速滅許原本定字誤作鄭今改正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哀元年書許男圍蔡如此則以歸書名者豈是位必絶哉經書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如此則國滅君奔者豈盡不書名哉夫遠侯小國盟會或未與朝聘或未通蓋有不知其名者不可為例也原註如諸侯卒亦有不名

或問禮諸侯滅同姓則名之經

書衛侯燬滅邢是也然晉滅虢滅虞齊之滅杞楚之滅夔皆同姓也不書名何曰記禮者約春秋為之説非實先王之典也以傳攷之晉滅虞而修其祀紀侯去國宗社猶存于鄫故經書紀叔姬歸于鄫待之猶國也原註若鄫既為齊邑則魯女豈歸于人之邑足知尚為附庸是二國皆不書滅宗社未絶故也春秋之時滅人之國惟二侯猶有先王之義故得不坐滅國之罪猶皆可以為善原註案齊侯入紀葬伯姬亦宜書無貶文比之于他無故絶人之宗祀者此猶可通也

春秋凡書滅者皆不當滅而來滅



者罪自顯著在其同姓則知其惡又甚亦不待書名然後辨故比之楚子滅夔不書

春秋辨疑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舉人臣呂燕昭